

北京市工农业余学校高级中学課本

語 文

(試 用 本)

第 三 冊



北 京 出 版 社



北京市工农业余学校高级中学課本

語 文

(試 用 本)

第 三 册

北京市工农业余教育局編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

(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字第0

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

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 $850 \times 1168 \frac{1}{32}$ · 印张 3 · 字数 53

1953年8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6,001—16,000 册

統一書号: K 7071·115 定价: (2.00) 元

目 录

一	纪念刘和珍君 鲁迅	1
二	一种云 瞿秋白	8
三	一篇宣言 叶圣陶	10
四	永不掉队 阿·岡察尔作 烏兰汉譯	18
五	小麦增产对于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革命意义 于光远	29
六	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 柯庆施	34
七	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? 人民日报社論	44
八	在肃反問題上駁斥右派 人民日报社論	63
九	依靠群众, 势如破竹 王任重	64
十	加 社用土办法办小小工厂 中共鄂城县委	79
十一	郭沫若同志談文风問題	86

一 記念刘和珍君^① 魯迅^②

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，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^③前遇害的刘和珍、楊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，我独在礼堂外徘徊，遇見程君，前来問我道，“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些什么沒有？”我說“沒有。”她就正告我，“先生还是写一点罢；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。”

这是我知道的，凡我所編輯的期刊，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終之故罢，銷行一向就甚为寥落，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

①記念刘和珍君——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，北京人民为了反对日軍炮轟大沽口事件，在天安門前开大会；会后示威游行，到“执政府”請願，被日本的走狗軍閥段祺瑞下令开枪射击，死伤的人很多，这就是著名的“三一八惨案”。魯迅的学生刘和珍等，当时也一同死难了。魯迅在极度悲愤之中写出这篇文章。（最初发表于1926年4月12日“語絲”周刊第74期）

②魯迅——（1881—1936），姓周，名树人，字豫才，笔名魯迅，浙江绍兴人。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的旗手，中国現代新文学的奠基者。一生著譯很多，都收在魯迅全集里。生平和腐朽反动的势力坚决斗争，毛澤东主席曾評他是“向着敌人冲锋陷陣的最正确、最勇敢、最坚决、最忠实、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”，他的方向“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”。③执政府——一九二六年，北京政府由軍閥段祺瑞执行政务，号称“执政”。执政府設于鉄獅子胡同，即現在的張自忠路。

難中，毅然預定了“莽原”^① 全年的就有她。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，這雖于死者毫不相干，但在生者，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。倘使我能夠相信真有所謂“在天之靈”，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，——但是，現在，却只能如此而已。

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。我只覺得所住的并非人間。四十多個青年的血，洋溢在我的周圍，使我艱于呼吸視聽，那里還能有什么言語？長歌當哭，是必須在痛定之后的。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，尤使我覺得悲哀。我已經出離憤怒了。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；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于非人間，使它們快意于我的苦痛^②，就將這作為後死者的菲薄^③ 的祭品，奉獻于逝者的靈前。

二

真的猛士，敢于直面慘淡^④ 的人生，敢于正視淋漓^⑤ 的鮮血。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？然而造化^⑥ 又常常為庸人設計，以時間的流駛，來洗滌舊迹^⑦，僅使留下淡紅的血

①“莽原”——魯迅領導創办的文艺刊物。一九二五年四月在北京發刊。起初是周刊，以後改為半月刊，由未名社出版。創刊的目的是希望中國青年站出來，對中國的社会尽情地批評，就以“莽原”做為他們發表意見的地方。

②使它們快意于我的苦痛——使那些非人的東西對於我的痛苦感到快意（因為我必須表示我的最大的哀痛，所以明知將使敵人快意，也在所不顧）。 ③菲薄——微少。 ④慘淡——陰慘暗淡，不光明。

⑤淋漓——水沾濕淋透的樣子。 ⑥造化——指天地，造物主，上帝。

⑦以時間的流駛，來洗滌舊迹——用飞逝的时光把旧事冲淡（使人漸漸忘却旧事）。

色和微漠的悲哀。在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，又給人暫得偷生，維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。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！

我們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；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。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，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^①，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。

三

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，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。学生云者，我向来这样想，这样说，现在却觉得有些躊躇了，我應該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。她不是“苟活到现在的我”的学生，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。

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見，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，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職員的时候。其中的一个就是她；但是我不認識。直到后来，也許已經是刘百昭率領男女武將^②，强拖出校之后了，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訴我，說：这就是刘和珍。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，心中却暗自詫异。我平素想，能够不为势利所

①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——意思是人們快要忘記这件事了吧？“忘却的救主”就是前面所說的“造化”。“造化”是“常常为庸人設計”，使他們忘掉痛苦的，所以說是“忘却的救主”。

②刘百昭率領男女武將——刘百昭是当时北京政府教育部的社会教育司司长，一九二五年春天，因为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反对校长楊蔭榆，教育总长章士釗會命刘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毆打学生，并把学生拖出学校。“男女武將”指的就是那些流氓女丐。

屈，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①的学生，无论如何，总該是有些桀驁鋒利②的，但她却常常微笑着，态度很温和。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，賃屋授課③之后，她才开始来听我的講义，于是見面的回数就較多了，也还是始終微笑着，态度很温和。待到學校恢复旧观，往日的教職員以为責任已尽，准备陸續引退的时候，我才見她慮及母校前途，黯然④至于泣下。此后似乎就不相見。总之，在我的記憶上，那一次就是永別了。

四

我在十八日早晨，我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請願的事；下午便得到噩耗⑤，說卫队居然开枪，死伤至数百人，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。但我对于这些傳説，竟至于頗为怀疑。我向来是不憚⑥以最坏的惡意，来推測中国人的，然而我还不料，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殘到这地步。况且始終微笑着的和藹的刘和珍君，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門前喋血⑦呢？

然而即日証明是事实了，作証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。还有一具，是楊德群君的。而且又証明着这不但是杀害，簡直

①广有羽翼的校长——鸟类借羽翼飞翔，而两翼在其左右，所以用羽翼来比喻輔佐的人。楊蔭榆做女師大校長，为她效勞的人很多，所以說她是广有羽翼的校長。 ②桀驁鋒利——性情凶暴不馴順，語鋒尖銳。 ③偏安于宗帽胡同，賃屋授課——“偏安”本意是“帝王偏处国土一角”。这里借用，就是离开本来的地方、暫居某处的意思。宗帽胡同在北京內城西南角。

反对楊蔭榆的学生被驅逐出校后，沒有屈服，繼續和校方斗争，并在宗帽胡同租好房子，請同情她們的教職員来上課。魯迅就是被邀請上課的一个。

④黯然——失神的样子。 ⑤噩耗——最坏的消息、凶信。 ⑥不憚——不怕。 ⑦喋血——杀人很多，遍地是血。意思是：死在血泊之中。

喋血 dié(ㄉㄧㄝˊ)，踩的意思。

是虐杀，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。

但段政府就有令，說她們是“暴徒！”

但接着就有流言，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。

慘象，已使我目不忍視了；流言，尤使我耳不忍聞。我还有什么話可說呢？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緣由了。沈默呵，沈默呵！不在沈默中爆发，就在沈默中灭亡。

五

但是，我还有要說的話。

我沒有親見；聽說，她，刘和珍君，那时是欣然前往的。自然，請願而已，稍有人心者，誰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。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，从背部入，斜穿心肺，已是致命的創伤，只是沒有便死。同去的张靜淑君想扶起她，中了四弹，其一是手枪，立仆；同去的楊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，也被击，弹从左肩入，穿胸偏右出，也立仆。但她还能坐起来，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，于是死掉了。

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，这是真的，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証；沈勇而友爱的楊德群君也死掉了，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証；只有一样沈勇而友爱的张靜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。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轉輾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攢射中的时候，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！中国軍人的屠戮妇孺的伟績^①，八国联軍的懲創学生的武功，不

①伟績——本意是伟大的功績。这里不說“罪恶”或“暴行”而說“伟績”，是反語，是諷刺反动軍閥的話。下文的“武功”也是这种用法。

幸全被这几縷血痕抹杀了①。

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，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汗……。

六

時間永是流駛，街市依旧太平，有限的几个生命，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，至多，不过供无恶意的閑人②以飯后的談資，或者給有恶意的閑人③作“流言”的种子。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，我总觉得很寥寥，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請願。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，正如煤的形成，当时用大量的木材，結果却只是一小块，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，更何况是徒手。

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，当然不覺要扩大。至少，也当浸漬了亲族，师友，爱人的心，縱使时光流駛，洗成緋紅，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旧影。陶潜④說过，“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，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。”⑤倘能如此，这也就够了。

①不幸全被这几縷血痕抹杀了——是說反动統治者在“三一八”屠杀徒手請願的学生，那凶殘卑劣的程度是远远超过以前那些“伟績”和“武功”的。不幸，諷刺性的反語。 ②无恶意的閑人——指一般庸俗的市民。

③有恶意的閑人——指当时一般反动的学者文人。 ④陶潜——(372—427)字渊明。潯阳柴桑（今江西九江县西南）人，东晋末年的大詩人。 ⑤“亲戚或余悲……托体同山阿”——这是从陶詩“拟挽歌詞”中引来的。原詩有消极气氛。鲁迅引用在这里，却滿含着悲憤的情緒。这四句借以表达死者的血痕一定会浸漬了亲族、师友、爱人的心，縱使时光流駛，她的旧影还是永存的。“托体同山阿”意思是“长眠地下”。

我已經說過，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坏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。但這回却很有幾點出于我的意外。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的凶殘，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，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。

我目覩中國女子的辦事，是始于去年的，虽然是少數，但看那干練堅決，百折不回的气概，曾經屢次為之感叹。至于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，虽殞身不恤^①的事實，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，虽遭陰謀秘計，壓抑至數千年，而終于沒有消亡的明証了。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对于將來的意義，意義就在此罷。

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，會依稀^②看見微茫^③的希望；真的猛士，將更奮然而前行。

嗚呼，我說不出話，但以此記念劉和珍君！

①殞身不恤——虽死不惜。
茫。

②依稀——仿佛。

③微茫——微小渺

二 一种云^① 瞿秋白^②

天总是皱着眉头。太阳光如果还射到地面上，那也总是稀微的淡薄的。至于月亮，那更不必说，他只是偶然露出半面，用他那惨淡的眼光看一看这罪孽^③的人间，这是孤儿寡妇的眼光，眼睛里含着总算还没有流干的眼泪。受过不止一次封禅大典^④的山岳，至少有大半截是上了天，只留一点山脚给人看。黄河，长江……据说是中国文明的父母，也不知道怎么变了心，对于他们的亲生骨肉，都摆出一副冷酷的面孔。从春天到夏天，从秋天到冬天，这样一年年的过去，淫虐^⑤的雨，凄厉的风和肃杀^⑥的霜雪更番的来去，一点儿光明也没有。这样的漫漫长夜，已经二十年^⑦了。这都是一种云在作祟^⑧。那云为什么这样屡次三番的摧残光明？那云

①一种云——本文是1931年9月3日写的，后来收在瞿秋白的文集“乱弹及其他”里。 ②瞿秋白——(1899—1935年)，江苏省常州市人。曾任中共中委，1927年，在清算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“八七”会议以后，担任党中央书记。1928年赴苏参加共产国际六大大会。在苏联时，与吴玉章等拟订拉丁化新文字方案，致力语文改革。1930年回上海，和鲁迅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。1933年去江西参加苏维埃工作。1935年被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，同年六月十八日英勇就义。他的著作大都已收集在“瞿秋白文集”里。 ③罪孽——罪恶。孽，念niè(ㄋㄟˋ)。 ④封禅大典——古代帝王在泰山祭天地神的典礼。禅，念shàn(ㄕㄢˋ)。 ⑤淫虐——过多而给人以灾害。 ⑥肃杀——严酷而摧残万物。 ⑦二十年——指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31年作者写本文时的一段时间。 ⑧作祟——作怪，作恶。祟，念suì(ㄙㄨㄟˋ)，原是鬼神所造的灾祸，这里只是灾祸的意思。

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这是太平洋上的大风暴吹过来的，这是大西洋上的狂飚^①吹过来的。还有那些模糊的血肉——榨床^②底下淌着的模糊的血肉蒸发出来的。那些会画符^③的人——会写借据会写当票的人，就用这些符籙在呼召。那些吃田地的土蜘蛛^④——虽然死了也不过只要六尺土地葬他的贵体，可是活着总要吃住这么二三百亩田地，——这些土蜘蛛就用屁股在吐着。那些肚里装着铁心肝铁肚肠的怪物^⑤，又竖起了一根根的烟囱在喷着。狂飚风暴吹过来的，血肉蒸发出来的，符籙呼召来的，屁股吐出来的，烟囱喷出来的，都是这种云。这是战云。

难怪总是漫漫的长夜了！

什么时候才黎明呢？

看那刚刚发现的虹。祈祷是没有用的了。只有自己去做法雷公公电闪娘娘。那虹发现的地方，已经有了小小的雷电，打开了层层乌云，让太阳重新照到紫铜色的脸。如果是惊天动地的霹靂，那才拨得开满天的愁云惨雾。这可只有自己做了雷公公电闪娘娘才办得到。要使小小的雷电变成惊天动地的霹靂！

①狂飚——暴风。这里的“狂飚”和前一句里的“大风暴”都是代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。飚，念biāo(ㄅㄧㄠ)，暴风。 ②榨床——榨取液汁的用具。 ③符——就是下文的“符籙”，原是道家的一种象文字其实不是文字的东西，据说可以指挥鬼神。这里指下文的借据和当票。籙，念lù(ㄌㄨˋ)。 ④土蜘蛛——指地主。 ⑤那些肚里装着铁心肝铁肚肠的怪物——指官僚资产阶级开办的工厂。

三 一篇宣言 叶圣陶

校长先生收到了一个电报。依习惯先看末尾，写着“教育厅寄^①”三字，是教育厅来的。眼光象闪电一般射到电文的开头，又象蚂蚁那么爬，爬过那些蓝色复写的文字。原来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，这才定了心。

电文的意思不过是：你们那里有一班教职员最近发表一篇宣言，那篇宣言是谁的手笔，望调查清楚，立即电复。

“宣言确曾在报上看见过，谁的手笔可不知道，”校长先生想。“他们干这件事情仿佛只瞒着我一个人，各校教职员签名的有五六十个，我校的二十几个同事，除掉一个公民教员^②，都在里头了。直到报上把那篇宣言登了出来，他们还是若无其事，不对我提起一声。我说，‘今天你们发表了一篇宣言？’张先生正在我的对面，他眼睛看着墙壁，说，‘不错，我们发表了一篇宣言。这样乌烟瘴气，喉嚨口忍不住了，说了这一番话，才觉得爽快一点。’其余几个人好象没听见我的话，顾自^③看他们的教本，批他们的笔记，还有一两个装作忽然想起了什么事情的样子，匆匆走开了。总之，他们不愿意同我谈到那篇宣言，我不是瞎子，我看得明白，我为什

①教育厅寄——教育厅20日发。打电报时为节省字数，通常用诗韵的韵目代表日子。寄，念 kě(ㄎㄜˇ)，是诗韵上声第二十个韵目，所以用来代替“20日”。 ②公民教员——教“公民”课的教员。“公民”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学校里教反动政治理论的科目，公民教员往往是效忠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人。 ③顾自——自顾自。

么定要同他們多談呢？”

但是，教育厅的电报拿在手里，那边在等着电复，现在是不得不再同他們談一談了。私下打听也未尝不可，可是所費的时间多。去問別的学校参加签名的教職員，又当然不及問自己的同事来得直捷痛快。自己的同事有二十几个，問誰呢？那几个假装沒听見的有点討厭，不去問他們。还是张先生，他虽然眼睛看着牆壁，对于人家的詢問总算給了个理睬。只要他說一声，那篇宣言是誰写的，把那人的姓名回复教育厅，一件公务就办了了。

于是美术教員张先生被請到校长办公室。校长先生讓他坐下，就提出簡單的問話：“你們的宣言由誰起的草？我要知道这个，請你告訴我。”

“王咏沂① 王先生起的草，”张先生毫不迟疑地說。

“王先生起的草？我可沒有料到！”校长先生立刻感到这件公务并不怎样輕松，仿佛有一条拖泥帶水的长鞭子抽过来，纏着他的身体，一时未必容易把它解脫。

“虽然由王先生起草，意思却是共同决定的。”张先生說着，用手指梳理他的留得很长的头发。“那天大家聚在一起商量，一个說，这一层应得提一提，另一个說，那一层也得說一說。大家斟酌的过后，湊齐了一串的意思。記不清是誰提議道，‘就請王咏沂先生把这一串意思写下来吧，他是国文教師，笔下来得’。王先生当仁不讓② 回来就起草了那篇宣

①沂——念 yì(1)。 ②当仁不讓——成語。意思是：遇着該做的好事，就勇敢地担任起来，毫不推讓。

言。”

校长先生一个手指敲着桌面，搭，搭，搭，搭，眼睛直望着章炳麟^①写的一幅篆字对子，自言自語說，“事情只怕有点不妙。”說了这句随即縮住，脸上現出后悔的神色。但是經過了半分鐘光景的躊躇，眼光終于移到张先生脸上，輕輕地說，“教育厅刚才来了电报，叫我調查起草人呢。”

“調查起草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誰知道什么意思？总之不会因为那篇宣言写得太好，要請起草人去当总秘書^②，这是一定的。王先生当时不担任起草也罢了，旁的学校也有国文教师，何必他老先生出手？”

“担任起草並沒有錯兒呀。”

校长先生对这个离开学生生活不久的美术家看了一眼，叹息說：“张先生，你的想头太天真了。你多担任几年教师，想头就会和此刻不同。你說沒有錯兒，依我想，他們^③在調查，保証有錯兒，只不知是重是輕。即使很輕，偏偏落在我們学校里，你想，岂不是麻煩的事情？”

“这样嗎？”美术教师感觉悵惘，又有点憤憤，一时說不出什么。

“既然是王先生起的草，我不能不据实回复，不过总得告訴他一声。”校长先生重又自言自語。随即按电鈴招来一个校工，叫他去請王先生。

①章炳麟——(1868—1936)字太炎，浙江省余杭人，文字音韵学家，著作有“章氏丛书”。 ②总秘書——秘書长。 ③他們——指伪教育厅的头兒們。

王先生来了。坐定下来，依习惯摘着胡须根，油亮的袖底几乎涂满了红墨水迹。听完了校长先生的叙述，他有点激动，两颊发红，可是沉静地说：“这确是我起的草，请校长回复教育厅就是了。我想，这里头并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話。要维护领土的完整，要保持主权的独立，无非这一点意思。只要是中国人，只要是有心肝的中国人，醒里梦里誰不想着这一点意思？”

张先生接上說：“前几天北平二十多个大学教授发表一篇简单明了的宣言^①，意思也是这样。用一句老話，可以說‘人同此心’。”

“大学教授可以說的話，在中学教員嘴里也許就不配說了，所以最好还是——”校长先生觉得这样說下去未免多事，就换个头緒說，“那篇宣言既然是王先生起的草，对于教育厅方面，我不能不据实回复。你王先生也諒解这一層，自然再好沒有。不过为減輕責任起見，不妨說明意思是共同的，只是由一个人执笔罢了。”校长先生的声調显得非常关切，怜悯的眼光透过大圆眼鏡落在王先生不很自在的脸上，好象面对着一个淘气而不見得可厌的孩子。

“这样也好。”王先生接着說，就同张先生退出了校长办公室。

校长先生把复电打出以后，当天晚上，又接到教育厅的

①前几天……宣言——指1935年11月北平各大学教授发表的对时局的宣言，内容是：反对伪“自治运动”，要求国民党政府维持国家领土的完整。北平，国民党統治时期，称北京为北平。

电报，叫把王咏沂所教两班学生的作文本子快邮寄去。“果然不出所料。”这样的一念闪过校长先生的心头，纏在身上的无形的鞭子仿佛更收紧了许多。这不比平常的抽查成绩，显然是祸事临头的预兆。如果祸事象一群隕石①，不只打着一个人，却落在多数人头上，那真不堪设想。天气本来已经寒冷，这当儿尤其觉得凛冽②，好象换穿了单衣似的。

两班学生的作文本子由王先生收了来，校长先生就留住王先生，请他陪同做一夜的夜工。

王先生泰然③说，“校长的意思是把这些本子复看一遍吗？我想不用了。对于批改的工作，我自己有数，不至于马虎的。”

“不是这么說。王先生，你想，如果这些本子里有什么不妥当的话，事情不是很糟吗，尤其对于你？”

“不妥当的话？”王先生笑了，“我自问是个最妥当的人，我们的学生也被管教得妥当不过，不妥当的话怎么会象蛀虫一样鑽进这些本子里去呢？”

“什么事情总得谨慎，谨慎是不嫌多余的。”校长先生有点兒窘，但是越想越觉得他的主张非贯彻不可，于是说：“我以校长的名义，请你为学校着想，帮同我复看一遍吧。”

这就没有什么说的了。王先生和校长先生直看了一夜的作文本子，天刚发亮，早起的麻雀在檐头唧唧叫着的时

①隕石——宇宙間細小的星体，因受地球引力的吸引而落到地上的，叫“隕石”，也叫“隕星石”。 ②凛冽——念 lǐnlì(力 1 ㄣ， 力 1 ㄣ)，严寒。 ③泰然——心安理得的样子。